

【关键词】
改革共识

在打破利益格局中求共识

迟福林 在改革过程中寻找共识

改革需要共识，而围绕改革的最大共识，就是“必须改革”。该判断来源于中国过去30多年改革带来的好处，也来自历史和国际上的深刻教训。当前，对“必须”的认识有两种观点：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目前“面临危机”，所以“必须改革”。另一种观点则认为，中国现在谈“必须改革”与1978年时的语境完全不同，“必须改革”是中国继续强劲发展的内在逻辑。

那么，由此带来的问题是：改什么？怎样改？这同样需要达成共识。

【只有在改革中才能形成共识，越是不改革，就越是没有共识；只有兼顾多数人的利益时，才有可能形成改革共识。】

面对既得利益关系失衡，达成改革共识是不易的。只有在改革中才能形成共识，越是不改革，就越是没有共识，只有兼顾多数人的

利益时，才有可能形成改革共识。如果改革打破不了利益格局，改革就没有共识。

改革共识关键看改革是符合多数人的利益，还是符合少数人的利益。

第一，改革共识的缺失是现实。为什么是现实？就是因为这些年来，有些领域的改革一直没有做，有些领

域的改革在操作中走形。

第二，要在打破利益格局的改革中寻找共识，为了改革共识而去寻找改革共识是做不到的。现在民众关心的，不是改革的口号，而是改革的行动，尤其是收入分配改革、公共品供给，到底是维护了哪些人的利益。

第三，改革不可能是全

民共识，今天最重要的任务，是寻找符合绝大多数人利益前提下的最基本的共识。

对此，重大改革方案原则上由中央层面的改革协调机构统一决策，取代由部门和行业“自己改自己”的机制，以有效地避免部门利益、行业利益；由中央层面的改革协调机构加强中央对地方改革的统

筹协调和指导，将重要的改革指标列入地方官员的政绩考核体系，建立对地方改革的评估问责机制，注重通过调整中央地方利益关系激励地方政府推进改革；实现重大改革立法先行，将重要改革目标上升为法律意志，加强改革程序性立法，更加注重通过法律手段推动改革。

袁绪程 未来改革的目标模式要公开讨论

【制定中国未来改革的目标模式，应有公开的讨论和论证的过程，找到改革的最大公约数和最小公倍数。】

现在普遍认为，由于改革的裹足不前或不到位，缺乏改革的路线图，这就是缺

乏改革共识的直接表现。

其实，改革就是利益的再分配，要想提高改革共识，就需要在利益的再分配问题上提高共识度，但前提是，基本的共识，基本的价值认识，基本的理性精神必须遵守，比如尊重法治，在法治的基

础上来探讨问题。

因此，制定中国未来改革的目标模式，应有一个公开的讨论和论证的过程。由于各自代表的利益不同，和对改革认知的不同，大家对改革目标存在分歧，只有通过公开透明的讨论和交锋，

才能消除歧见，求大同存小异，从而找到改革的最大公约数。

政府需要做的是创造增加改革共识的机制和环境，有三个前提，一是要有公开的讨论，二是要提高思维方式，形成共同的价值理

念，三是渐进式改革的路径受到尊重。

当然，任何改革都不可能达成全民共识，只能是绝大多数人的共识。重塑共识，首先是决策层的共识，然后是整个社会精英的共识，最后是社会共识。

郑永年 改革共识不能停留在理念阶段

【共识的价值就在于执行，如果没有执行，共识也就没有意义。】

不同的利益体，都有不同的想法，不同的诉求，想达成共识是很难的，即使是既

得利益集团内部，达成共识也是很难的。纯粹的社会共识，古今中外都没产生过。

当年的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”是共识？确实是，但也引起了“姓资”还是“姓社”的争论。当年《解放日报》的

“皇甫平”系列评论为何影响那么大，原因就是争论的回应，增加了社会共识。

作为执政者，是社会的领导者，要根据社会现实做出自己的判断。对改革者来说，不能不尊重社会的声音，

既不能脱离社会，当人们的“大老爷”；也不能盲从社会，当人们的“小尾巴”。

这些年中国社会也不是没有共识，而是共识很多时候停留在理念阶段，执行中流于口号。比如经济结

构转型。可以说，经济结构调整就是共识，很多阶层都需要借此改善自己的生活。

问题是这种共识缺乏细化，也就缺乏可操作性。而共识的价值就在于执行，如果没有执行，共识也就没有意义。

党国英 改革的目标是实现自由、平等、民主、稳定

【没有自由，没有产权改革，后面的问题就没办法谈。】

要说改革的共识，第一个共识就是，改革要“真改”。

第二个共识，可能有些人反对，但我要强调，那就是改革要渐进地改。

第三个共识，改革最主要的目标，就是解决自由的问题、民主的问题、稳定的问题、平等的问题。自由、

平等、民主、稳定，都非常重要，有意思的是，学术界不爱讲“稳定”这个词。大家都非常喜欢罗尔斯，他讲了自由、平等、民主，但他也讲了稳定，但是，我们不爱说。不稳定，冒冒失失地做些事情，社会不稳对老百姓是有坏处的。

这四个问题，要分个层次，焦点是自由，而解决自由问题的焦点是产权改

革，后面的平等、民主、稳定，它主要是公共领域的事情，而自由是全局性的问题。没有自由，没有产权改革，后面的问题就没办法谈。有了这个共识，改革的操作者要下决心搞好产权改革，在此基础上考虑平等、稳定、民主的问题，后三个是公共领域的分权问题。改革在逻辑上要有先后次序。

我最担心的是两个问题，一个是中产阶级没形成，怕在激进改革条件下演化出暴民政治；第二个，要高度重视民族认同。这两个问题解决了，改革的风险就会大大降低。有风险，也会是可控的小范围。

政府转型的共识也要达成。不该政府的有的权，政府不能要，该分给社会的分给社会，该分给下级政府的分

给下级政府。

民富一定要优于国富，这同样应该是共识。民不富，国怎么富？还是要藏富于民。一定要让百姓衣食无忧，才可能创新。国在什么地方？“国力”表现在什么地方？在收税，在向民间采购。例如，私营企业造了尖端武器，国家可以采购。没有民富，你收什么税，你采购什么？

周超 高度重视顶层设计

【以公平正义为导向，大力改善民生福祉，构建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，这既应该是理念，更应该是共识。】

以法治为基础，构建法治社会的基本制度框架。进一步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，高度重视顶层设计，以法治为基础，厘清政府、市场、社会三者之间的边界、角色和

功能定位，围绕“规范政府权力、壮大社会力量、回归市场本位”，逐步构建起政府、市场和社会三元结构既分化又良性互动的新格局。

以公平正义为导向，大力改善民生福祉，构建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，这既应该是理念，更应该是共识。比如，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，改革财政预算决

算制度建立保障性住房、公共卫生服务、教育、养老、失业救助、抚恤等社会保障体系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。

还有一个共识是，坚持以人为本的出发点，以户籍制度改革为突破口，构建多元共有共治的社会体系。

在这里，第一个层面是，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，消除隔离性和排斥性的户籍制度

产生的外来人员与当地居民冲突的群体性事件发生的诱因，构建合理共享公共服务和公共资源的制度体系。

第二个层面，是当政府推出某些具体的社会活动和具体公共事务空间之后，由作为社会个体的公民和社会组织进入社会空间，即政府向公民和社会分权。

第三个层面是培育公民

社会。当政府逐步退出社会空间和具体公共事务后，政府必须引导、扶持和培育公民社会的成长，即培育公民意识、培育社会组织 and 培育公众参与。

还有就是，加快政府职能转变，建立“小政府，大社会”，构建社会治理新格局。

